

御選唐宋文醇

韓愈文

卷五

之七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

昌黎韓愈文五

序

送區冊序

送王秀才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殷員外序

送楊少尹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鄭尚書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石鼎聯句詩序

送區冊序

乳

昌黎韓愈文五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

昌黎韓愈文五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劔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

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朱子曰。洪謂區冊。即區弘。考其始末。非也。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此序在陽山。作其曰歲之初吉。當在明年正月也。按洪謂洪興祖慶善。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

頃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  
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  
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  
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  
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頃之  
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  
可量也哉。

李光地曰。此韓子之文。醇乎其醇者也。前無所承而斷  
置分明如此。亦頗采揚雄之意。然揚不能如此條暢也。

故原道譏雄語焉。不詳柳子厚亦謂退之決作之。加恢  
竒惜乎其自許。以五六十著書而未逮也。

聖祖御評

昌黎力排釋氏  
而為浮屠贈言  
如此正原道中  
所謂明生王之  
道以道之者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其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咏謔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

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

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昌黎以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於心泊然無所起於世淡

然無所嗜必不能書是蓋以沉空窈冥為一死生解外膠也夫沉空窈冥非浮屠氏之所許而一死生解外膠又非沉空窈冥之謂也其曰於心泊然無所起非謂其屏聞而去見邪屏聞而去見其聞見之根不增減於毫末也其曰於世淡然無所嗜非謂其屏聲而去色邪屏聲而去色其聲色之陰仍縱橫於區宇也明之與暗猶晝之與夜晝之與夜猶生之與死今將取暗而舍明則是取夜而舍晝取死而舍生但見其惑之滋甚何嘗一生死哉是即外膠也又何嘗解哉故曰無內無外然後膠解無死無生然後一

如夫此無內無外無死無生者大之為天地小之為萬物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日用而不知者庶民行著而習察者聖賢夫豈浮屠氏所得而專之者哉學者牛毛識者麟角識者牛毛至者麟角彼高閑者固不足以及語此也雖然無邊之不中無小之不大一技之末亦未有不死生解外膠而能造其極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不具論若基之射僚之丸秋之弈曠之音鵲之醫藝之所以致精者何以能然哉當其志不分而疑於神則已有

射無基有丸無僚有弈無秋有音無曠有醫無鵲矣及其官知止而神欲行則又基無射僚無丸秋無弈曠無音鵲無醫也唯其在此無自在彼無物然後技之奏也通於神明使奏技之時不滯於自即滯於物則必支離眩轉奚有奪天巧而號國能者哉昌黎謂外物至不膠於心猶未達夫心亦無心非外物者亦不至也夫心亦無心非外物亦不至到此地位豈非一死生解外膠哉若夫旭之於書心有所動物有所感具於書焉發之何以能然哉喜怒等情既發之於書則其情無情也書之為書却狀情之喜怒則

其書無書也。兩皆無者，妙為一。有於是，情見而書入於神。其於物也亦然。否則點畫波磔，豈繪事哉？而能狀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種種造物之變也。即昌黎此文，可謂與旭之書同一化工矣。其何以能然哉？當其下筆時，豈非在此不見有自在，彼不見有文不期然而然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乎於斯時也。豈不一死生解外膠哉？孟子言之矣。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藝固然矣。道何獨不然邪？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

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唐書殷侑傳。侑陳州人。通經術。以講道為娛。貞元末。五經第其學。長於禮。元和八年。回鶻請和。親朝廷。以費廣。欲紓其期。詔侑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盛陳甲兵。欲臣使者。侑不為屈。已傳命虜責其倨。宣言欲留不遣。衆色怖。侑徐曰。可汗唐壻。欲坐屈使者。拜乃

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虜憚其言。不敢逼。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

傳繼二䟽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䟽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朱子考異曰。楊巨源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名。嘗有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之句。白樂天贈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以此詩遂知名。既引年去命。為其都少尹。蓋公河中人。即其鄉也。張籍有詩送之。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意蓋指此。此序長慶中公為吏部侍郎時作。故序謂余忝在公卿後云。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邱。澠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

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

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本傳洪字濬川。其先始烏石蘭。後獨以石為氏。有至行舉。明經為黃州錄事參軍。罷歸東都。十餘年。隱居不出。公卿間數薦。皆不答。烏重允鎮河陽。求賢者以自重。乃具書幣。



邀辟洪亦謂重允知己欣然戒行後詔書名為昭應尉集賢校理歐陽修曰洪始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為退之稱道耳今按新唐書乃歐陽修奉敕撰稱洪有至行而平日議論又云洪始終無可稱甚矣古今信史之難也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

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  
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  
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  
考○德○而○問○業○焉○摺○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  
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  
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  
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  
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  
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

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  
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  
推○其○意○而○序○之○

温造字簡輿大雅五世孫嗜書盛氣少所降屈李希烈反  
造為張建封參謀承密詔說劉濟効命稱旨將用為諫官  
不果復去隱東都烏重允奏置幕府長慶初以京兆司錄  
為太原幽鎮宣諭使為劉總開示禍福總籍所部九州入  
朝還授侍御史知彈奏劾大金吾李祐違詔進馬祐曰吾  
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胆落於温御史興元

軍亂殺李絳授造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至則大宴將士酒間伏兵起叛者八百餘人皆伏誅加檢校禮部尚書觀唐書所載造蓋英幹之士昌黎兩處士序辭若重石而簡溫細玩之石序猶反覆進規溫序則唯自嘆失良友而已則其重溫者尤至也昌黎時為河南令故曰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蓋實為平日政有不通事有可疑之所諮而處者非虛言也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與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

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蹕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踈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曷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殺無風魚之

蓄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儼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

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公南行之思暗必以來平昔  
昌黎寫蠻夷情狀可謂如繪然云至紛不可治乃草薶而  
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則讀者當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蓋唐德既衰朝廷削弱立言之體不得不張國威耳如元  
和聖德詩婉婉弱子赤立偃僕牽頭曳足先斷腰膺蓋欲  
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然而蘇子由以為李斯  
頌秦所不忍言而朱子亦有德不足則夸之議此亦其類  
也嘗考蠻夷之俗自周以上皆然非古淳而今漓也其用  
兵之見於經者虞舜殷武而已舜以三旬殷武以三年詩

頌殷武而易稱其憊不無微辭然亦止是楚地耳非此序  
所稱嶺南五管之遠也自漢以降多用兵於蠻夷然終莫  
或得志孰曾盡根株痛斷之哉就使能草薶而禽獮之無  
俾遺種於帝王御世之道又烏乎可孟子曰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海可塵嶽可礪斯言不可易也如使殺人如草如  
禽而可以為平天下之具孔孟不足為萬世師矣況此蛇  
虎毒腥馬搏頰人懸渡之區實非用武之地甲士饑夫勞  
苦疾疫之所傷死四封之外徵發期會之所繹騷兵刃未  
接於莠民而良民已入於湯火矣所司恃其遠而莫之證

也以敗為功以無為有千端萬倪莫可究詰非漢唐之已事乎且唐時邕管黃峒之役昌黎謂據所殺傷賊必已盡今仍如故足明欺罔見於奏狀是昌黎原未嘗以為真可草薙禽獮也說者曰聖王之治天下道德一而風俗同安得於蠻夷而有異治治之而不治奚能去兵曰夏后殷周之盛可謂至矣王化之隆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然所為驪戎者所為陸渾之戎者其地即漢唐中原之地也其東南荒服之蠻所為吳者所為於越者其地即漢唐文物之區也在周則以其為蠻夷戎狄之國並未嘗以杞宋魯

衛之政被之修其教不易其俗然而無礙其為三代之治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况其尤遠者哉說者曰如此則聖王之威亦有所止其何以云仁者無敵乎曰仁者無敵豈殺敵淨盡之謂邪虎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天下莫不歸者仁也歸則無敵矣易曰神武不殺唯仁故神武唯不殺故無敵也且夫所謂蠻夷者為其好則人怒則獸也好則人民吾同胞同胞可悉剗以刃哉怒則獸於禽獸又何難焉與六軍之衆盡殺山中之蛇虎可不謂之無威乎讀者毋悞會昌黎之意謂控制蠻夷之術真有盡根株痛斷

之一說也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飢。公卿廷議以轉運使  
 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  
 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  
 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  
 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  
 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  
 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  
 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飢。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

聖祖御評  
 前幅舉其成功  
 後幅勉其建績  
 下語不繁而屯  
 制之宜已賒然  
 指掌

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可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

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竒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按唐食貨志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  
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  
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歲收粟二十萬及重華入朝奏請  
益開田五千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  
議而止此文不言發議自李絳昌黎或亦有深意蓋惜其  
言之不用不得究其施而猶冀其相之一改或終得奏其  
績也 又按六年冬重華之官始屯田連二歲大熟又請  
置十五屯因高為堡自振武極於中受降城屯堡相望朝  
廷從其議秋果倍收則是已更三歲矣而云八年冬來朝

則非篇首六年六字誤即此八年八字誤也食貨志只言  
元和中而不言幾年歐陽永叔殆亦莫能考歟

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

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竒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竒。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

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

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動。蓼蓼二子亦因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史記老子列傳著其鄉里姓氏子孫至備至悉。蓋漢室重黃老言。至武帝時復修亡秦之遺說。謂神仙可致不死之藥。可得太史公是以著其平生行蹟。子孫仕籍以見蓬萊。

方丈瀛洲間無老子。老子特世之隱君子爾。以庶幾俗之一悟而荒唐謬悠之說可息也。昌黎作軒轅彌明聯句詩。序蓋亦此意。其時必有謂侯劉遇神仙者。故其序首即言彌明與劉師服素來往復。歷著其狀貌語言。而終篇即用太史公之文。亦以隱君子稱之。蓋深曉世人以彌明非神仙而神仙之說誠荒唐也。自宋以來。謂軒轅為韓彌明。為愈乃退之。自託以嘲弄。侯喜亦失之遠矣。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六

昌黎韓愈文六

記議狀表

汴州東西水門記

燕喜亭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新修滕王閣記

禘祫議

論淮西事宜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論佛骨表  
為裴相公讓官表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六

昌黎韓愈文六

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稊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

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噉噬。劫衆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閉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汙汙。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朱子曰公時佐董晉在汴州作陳后山云退之作記記事耳今之作記乃論也以后山語觀公諸記信然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邱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邱曰竢德之邱。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



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蟻狄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

之觀。宜其於山水。既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朱子曰。王弘中。字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亭在連州。公為陽山令時。作陽山連之屬邑云。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鷺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日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訾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闕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

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污不可讀。斯立易楠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瀲灩。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官必有貳。古制也。猶左右手然。左右手皆從其心。人果皆以國事為心。則正必無嫌。其貳貳必無狃。其正者雖十百人。同一事。猶若耳目口鼻手足之共處。一身無一之可簡也。唯各心其心。則雖兩人亦不可共一事。為貳者非侵官。即曠官為正者非諉事。即擅事矣。然而責成者必正也。於是貳為贅疣焉。貳猶贅疣。則所謂參者伍者考者殷者輔者。又安得而舉其職哉。以一人之身而政事一埤益之。則叢脞矣。貳以下皆贅疣。則惰矣。叢脞而惰。則萬事墮矣。觀昌黎此記。唐時州縣之治可知也。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

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

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

朱子曰。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五字。首尾叙其不一。到為歎而終之。曰。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蓋叙事之外所

以寄吾不盡之意歐陽永叔為襄守史中輝記峴山亭  
尹師魯為襄守燕公記峴山亭蘇子美為處守李然明  
記照水堂蘇子瞻為眉守黎希聲記遠景樓四者其辭  
雖異而大意畧同豈作文之法當如是邪抑亦祖公之  
意而為之也

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  
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  
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  
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  
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  
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  
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  
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

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

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採前聞。求其

折中。以為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  
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  
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  
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  
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  
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  
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  
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  
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

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  
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朱子曰。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  
當時體式。直述事意。未嘗故為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  
體。但其間反覆曲折。說盡事理。是真文章。他人自不能  
及耳。

真德秀曰。按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  
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  
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



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等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惟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嘗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返始不忘所由生本意真可謂萬世之通法矣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此類是也

論淮西事宜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

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為遲。志在立

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

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濶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

為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入。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憫傷。宜明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盡敵為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

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對觀此七次討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  
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  
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  
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  
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  
臣愚以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  
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泰山  
壓卵。未足為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兇  
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畧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  
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  
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  
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  
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  
能緝綏。然後許其承繼。今忽自為狂諄。侵掠不受朝命。事  
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

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元和九年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立為節度使憲宗欲討之十年遣御史中丞裴度視師還奏兵可用與宰相意不合既而盜殺宰相武元衡傷裴度不死憲宗遂相度以主東兵愈時為中書舍人乃上淮西事宜然由是失宰相意左遷為右庶子憲宗獨斷而相裴度可以卜其中興任宰

相意而黜韓愈亦可以知大業之不平矣 第一條募土兵罷客軍當與與柳公綽書參觀其言曲盡事勢物情與兵家喜忌第三條即宋太祖諭曹彬下江南之意辟以止辟乃辟則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矣用師之本也第六條異時李德裕用以制澤潞為古今所稱雖然帝王之道不爾也觀史所載肅代德順四朝雖軍將跋扈而百姓猶思貞觀之澤天猶未厭唐德也使為憲宗者赫然修明綱紀法度旁求碩士正人淨除宦寺專政監軍之敝悉破朝臣黨比軋訐之習弛其利網一以與民休養生息腹心既定

爪牙既布然後明詔諸鎮以相承命節之非而開以自新之路其尤無良必不順命者六師移之天下未嘗不可定於一也今乃欲許淄青恒范等鎮叛將云必不利其土地輕自改易以此為散其黨叛之謀抑亦末矣夫土地者朝廷之土地也賊臣盜之而曰我不利爾土地則土地已屬之賊臣為此土地之人民者將安歸命乎子曰必也正名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今指賊臣之盜土地者為其所固有則吳元濟又奚獨不可有蔡哉元濟伏誅之後淄青等鎮又如何處之奪其節是無信也不奪其節

則一吳元濟死而衆吳元濟仍在也朝廷尚不以相承命節為非愚民悍卒益習而安之矣而惟吳元濟是討何以作三軍之氣哉

聖祖御評

於論事之中  
發閱議愈文往  
往有此所以  
出諸家之上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早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

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閒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

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朱子考異曰：德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分命祈禱山川。秋七月戊午，以關輔饑，罷吏部選，禮部貢舉。公時為四門博士，抗疏論之，其曰：雖非朝官，蓋未為御史時也。按登科記：貞元二十年卒，停舉。是公雖有此疏而上不從也。

方岳貢曰：似李尋翼奉災異奏。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  
 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  
 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  
 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  
 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  
 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  
 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  
 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  
 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  
 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  
 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  
 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  
 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  
 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  
 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

聖祖御  
 義  
 為有唐  
 宗

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

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首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

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茆祓除不祥。然

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陳善曰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奕言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

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愈特敷衍其辭耳愈以人主無不欲壽者以此劫之冀從其諫耳不意憲宗之惑深也愈至潮州上表哀謝憲宗曰合成我得謂事佛則年代不永誠不可然憲宗自是不善聽諫賈誼言於文帝曰生為明帝死為明神顧成之廟名為太宗當天子春秋隆盛之時以死生言伊之然文帝不忌也使愈當此時庶其說得行哉然愈所論與周公無逸之戒大異

裴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得利已人以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為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已益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迨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

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邱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歷。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兇逆所讐。關於防虞。幾至斃踣。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慚。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

忘其陋污。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厨。高宗登傅說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廻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唐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裴度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按其年盜殺宰相武元衡擊裴度傷首度墜溝得免朝議罷度以安王承宗李師道反側帝不聽度疾愈詔毋須宣政衙即延英拜為相憲宗此舉誠為破三賊之根本唐室幾中興實繫乎此昌黎時為考功郎中知制誥代度撰此表史稱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愧憤無死所文實能寫度心曲碧血熒熒光出楮墨而辭氣渾浩流轉足為千古表箋法式可知文體正偽固不在單辭駢語間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七

昌黎韓愈文七

順宗實錄 祭文 哀辭

順宗實錄紀張萬福陸贄陽城

祭田橫墓文

祭郴州李使君文

祭河南張員外文

祭柳子厚文

祭侯主簿文

祭馬僕射文

祭鄭夫人文

祭十二郎文

祭田將軍文

祭田將軍文

祭宗實錄紀張萬福陸贄陽城

祭宗實錄

祭文

文

昌黎韓愈文七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七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七

昌黎韓愈文七

順宗實錄紀張萬福陸贄陽城

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為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為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

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歷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

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勤所逐。自勤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護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埭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為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



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烟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為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搔擾遠

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啟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致興。後代推以為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為賢者。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為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為德宗剋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

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為相。竇參深忌之。贄亦短參之所為。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為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偽紛雜。吏因得大為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為三分。計闕集人以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為常州刺

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為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

吳通元故與贄同職。姦巧佻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璟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為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為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贄固畏懼。至為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䟽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

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贄為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為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為官族。

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為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為相。舉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

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忌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

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吏縱求得城家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

德宗聞之以城為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觀察使數諂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

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天生昌黎而所為欲作唐之一經者，有志而未逮也。即順宗實錄一書，亦有後人竄易處，良可惜也。今錄書中三傳以存韓氏之史云。

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劔鏃，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

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昔非一夫子至今亦未  
晁无咎云唐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為汴州纔奏愈  
從事愈始終感遇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  
度知已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愈躊躇發憤太息  
於區區之橫以為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  
人者至焉君子一言以為不知其斯言之謂歟古今學人  
論世之謬莫大於不計年歲而隨舉一生之迹以就吾所  
論之一事今按文曰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  
橫墓下則其年愈方二十八歲舉宏詞不第去明年董晉

始表為汴州觀察推官也其時裴度為監察御史以論權  
要梗切出為河南功曹參軍而乃謂愈作田橫祭文為感  
董晉而怨裴度何其不深考也如董晉者能屈回紇強虜  
降懷光賊臣以片言其為人又豈易易而曰未足言如田  
橫者能感五百人皆自剄以殉而曰區區之橫何其放言  
高論乃爾也稍進便當曰區區之周公孔子矣裴度為相  
伐蔡引愈為行軍司馬愈時右庶子耳歸擢刑部侍郎嚮  
用矣已而為迎佛骨事直言極諫貶潮州刺史愈自為之  
而自當之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使怨裴度不已薦真灌夫

所為不值一錢者哉。若夫稱董晉為隴西公而不姓，乃一時行文偶爾聞有諱君父之名者矣。未聞有諱舉主之名者也。聞有諱君父之名者矣。未聞有諱君父之姓者也。以此推崇昌黎，昌黎不受也。

祭郴州李使君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郴州李使君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當貞元之癸未，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災之下邑。嗟名頹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覲，言莫交而情無由。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拏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恒飽飢而愈疲，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苞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賀，投义魚之短韻。媿韜瑕而舉秀，竢新命於衡陽。費



薪芻於館候。空大亭以見處。憇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酌。航北湖之空明。覩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示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為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踈。遂承凶於不救。見明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美夫君之為政。不撓志於讒構。遭

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唯。彼儉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為侑。尚饗。

朱子曰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山令過郴州識李使君有李員外寄紙筆及義魚詩即所謂獲紙筆之雙貿投義魚之短韻也其生平契分皆具此文筆墨間錄云祭李郴州文尤雄奇

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  
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  
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  
跼君德渾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驚而狂年  
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  
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  
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咷夜息南山同卧一  
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跖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逐中

作霹靂追程盲進。飄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於縣。我又南踰。把觥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歌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驟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埃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竒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選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

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鮎。怒頰豕狗。鬻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濶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澧浦。為人受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莫不親學。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

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朱子曰貞元十九年冬公與張署自御史俱出南方為令明年順宗即位俱徙江陵故凡道塗經涉唱和契濶皆具此文公方從晉公討蔡祭其在元和十二年八月歟張之行治則詳於公誌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按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尊青黃乃木之蓄子之中棄天脫馬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

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朱子曰。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於柳州。公其月自潮即表。明年自袁召為國子祭酒。此文袁州作也。故劉夢得祭子厚文有云。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函候於便道。其後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祭文蓋謂此也。

祭侯主簿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侂。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於茲。我或為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為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為。子之方葬。我方齋祠。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

朱子曰詳觀公此文當知其為侯喜作公貞元十七年與喜同漁於溫洛嘗有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迨呼我持竿釣溫水故此又有我釣我遊莫不我隨之語嘗薦喜於汝州刺史盧郎中又嘗薦之於陸員外慘觀其薦詞亦與此文惟子文學今誰過之之意相表裏又公集中端有贈侯主簿喜詩用是知其非侯繼也其曰吏部侍郎韓愈即長慶二年自兵部轉吏部時作

祭馬僕射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遣彼甌閩餽飢跋躓顛而不踈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去其螟蠹蠻越大蘇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殲彼大魁厥勲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舊為血

仇○命○公○并○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鄆○戎○厥  
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惟○東○有○獬○惟○西○有○虺○顛○覆○朋  
鄰○我○餘○有○幾○律○萃○中○居○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黷○帝  
念○厥○功○還○公○於○朝○陟○於○地○官○且○長○百○僚○度○彼○西○方○孰○樂○可  
據○顧○瞻○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  
謝○之○秋○賀○門○未○歸○弔○廬○以○萃○未○燕○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及  
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  
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哉○奠○以○敘○哀○其○何○能  
致○嗚○呼○哀○哉○尚○饗

朱子曰馬十二名摠字會元扶風人退之長慶三年冬  
自京兆尹復為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為京兆也  
有舉馬摠自代狀今祭文稱吏部侍郎則摠以是年冬  
死也

祭鄭夫人文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於  
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  
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  
未齒一年。兄宦王官。提攜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  
而飧。疾疹水火。無蓄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  
薦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天闕百年。萬里  
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為夷蠻。  
水浮陸走。丹旄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



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濱。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淳淳。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貢於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頑。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為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元兄。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暮。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朱子曰夫人韓會之妻而公之嫂也公少孤而育於其

嫂文言其拊育之恩至矣公既為之服暮而祭之以文

此貞元十一年往河陽時作貞觀中魏徵令狐德棻等議嫂叔服云或有長年之嫂遇孩提之叔勛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契濶偕老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諭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洪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察其所尚豈非先覺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公幼養於嫂服暮以報可為士大夫之法矣李漢序公文集及李習之狀

亦云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亦云, 祭鄭夫人文, and various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

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夢。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

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

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

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

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朱子曰。老成率府參軍韓介之子也。介二子曰百川。白老成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為後。老成生湘滂。百川死。公乃命滂歸後。其祖介公及會介皆仲卿子。至是會介百川皆死矣。故文云。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

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又云。去年東野往。吾書與汝。蓋貞元十八年有送東野序。即是年為十九年。此文必其秋冬作。十二月則公謫陽山矣。斯文蓋公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後二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為其父作瀧岡阡表。始足以追配公。此作覽者當自知之。

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為而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烏虜遠矣。何日而忘。

朱子考異載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一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歿蓋貞元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賦而公

作辭哀之公嘗與崔羣書天人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同蓋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今按與崔羣書意與此不同彼所重在人固有薄卿相之位以下數語見貧富貴賤壽夭皆非天之所存聖賢固好善而惡惡矣天亦唯有好善而惡惡苟善矣貧賤天死不足為重輕猶既得照乘之珠則瓦礫雖百車匪我思存矣故下文云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朋友相砥礪之辭也此則哀申叔之死而呼天以問之猶楚辭天問之類體裁各異則語雖同而義自不得而同也

